



[英] 萨克雷 (Thackeray, W.M.) 著 齐夫 译

名利场

MINGLICHANG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 萨克雷 (Thackeray, W.M.) 著 齐夫 译

名利场

MINGLICHANG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场/(英)萨克雷(Thackeray, W. M.)著;齐夫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392-5

I. ①名… II. ①萨…②齐…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1 号

名利场

著 者 (英)萨克雷(Thackeray, W. M.)

译 者 齐 夫

责任编辑 程双双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2

字 数 64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92-5

定 价 83.80 元(全三册)

第四十六章 斗争与考验

在白朗浦顿居住的朋友们也在过圣诞节，但是他们只能是凑合着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十分的快乐。

奥斯本太太在丈夫去世以后，每年收入一百镑，从这里面取出四分之三来做为母子俩的口粮钱。乔斯每年给父母一百二十镑。全家一共四个人，雇了一个爱尔兰女用人把所有的杂务都包了（她也兼做克拉浦夫妇的用人），还算过得舒适，不需要去向亲友求助，有客来的时候也能拿出一点儿茶点招待客人。早年的风波磨难他们都已经经历过了，现在竟然还可以安稳地过日子。赛特笠从前的书记克拉浦先生和他家的人对他还是那么恭敬。当年赛特笠先生在勒塞尔广场摆了丰盛的酒席邀请他们去吃饭的情景，克拉浦还仍然记得，他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坐着，喝着酒祝“赛特笠太太，爱米小姐，还有印度的乔瑟夫先生”身体健康。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位诚恳正直的书记回忆起来越想越感到那真是空前的盛况。

有时他从楼下既做客厅又做厨房的房间走上来，坐在赛特笠先生的小客厅里，两个人一起品茶或者喝着兑了水的杜松子酒，他就会说：“过去你老人家并不是这样过日子的。”他一边喝酒一边向太太小姐们敬酒，看上去那样子严肃而又虔诚，就像她们发达时一样。他总是认为，最美妙的音乐就是爱米丽亚弹的琴，最尊贵的少奶奶也就是爱米丽亚。在赛特笠先生面前，他一直都不愿意先坐下来，即使是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是一样。无论什么样的人对赛特笠的人品进行指责，他都会进行反驳。他说赛特笠先生和伦敦第一流的人物拉过手，这是他亲眼看到的；他还说：“过去我和赛特笠先生认识的时候，他常常在证券市场 and 有名的大财主洛施却哀尔特待在一起。我就是全靠了他才得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克拉浦有着最优秀的品行，而且写了一手好字，所以主人遭了灾以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找到了其他的事来做。他经常说：“像我这么小的鱼，无论

是在什么水桶里都能够游刃有余。”克拉浦先生被赛特笠老头儿以前生意上的一个合伙人聘用了，而且能从那里领到相当丰厚的薪水。总而言之，赛特笠越来越受到那些有钱朋友的冷落，只有过去依靠他过活的穷职员还照旧忠诚于他。

爱米丽亚为自己留下了很小一部分财产，她总是极力的节俭，才能让儿子打扮得与乔治·奥斯本的儿子这样一个身份相符合。另外小学的学杂费她也要拿出来。爱米丽亚在乔杰进入学校之前，特别的不放心，着急呀，心疼呀，到了最后还是不太情愿地让他去了。晚上她熬夜读书，拿着那枯燥的文法书和地理书辛苦地读着，盼望着能够亲自为乔杰补课。甚至于拉丁文的文法入门她也要学着念，以便教儿子读拉丁文。爱米丽亚生性软弱，人又胆小，而且多愁善感，如今整天都不能看到儿子一眼，想着或许会挨老师的打，又有些粗野的同学，没准他又要被他们欺负了，所以心疼得跟当初给他断奶时一样。孩子一直盼望着能换一个新环境，急切地想到学校去，他还特别高兴能离开家。作为一个母亲，很是舍不得儿子，孩子如此高兴反而让她看了感到非常伤心。她心里愿意让孩子也感到难受些。但是再想一想自己竟然如此的自私，居然不希望儿子快乐，又开始悔恨起自己来。

乔杰所在学校的校长，就是死心塌地追求爱米丽亚的平尼牧师的朋友。在学校里乔杰进步很快，回来的时候常常能带回许多奖品，这足以说明他有很高的智力。每晚，他对母亲谈起同学们的事情总是滔滔不绝：里昂士是个极其好的人；斯尼芬斯这家伙鬼鬼祟祟的；在校时总是吃斯蒂尔的爸爸卖的肉；每个星期六高尔汀的妈妈都会坐着马车去接他；尼脱的裤脚上有可以绕着鞋底扣起来的皮带，我可以有一条那样的皮带吗？卜尔·梅杰太强壮了，助教窝德先生也打不过他，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尽管他的班级不高，如今也就才念幼脱劳比斯的罗马史。

慢慢地，对于学校里的孩子爱米丽亚竟然像乔杰那样熟悉了。每到傍晚时分，她帮助他做练习题，费心劳神地为他备课，那样子就像她自己要在第二天早上去上课似的。有一回，与一个叫斯密思的同学打了架之后，乔杰回家见她妈妈的时候眼睛都青了。他还对母亲和外公大吹了一通牛皮，极力地渲染自己的勇气有多么多么的大，听得外公得意极了。事实上他的表现并没有那么英勇，并且吃了很大的亏。以至于直到现在爱米丽亚都没有宽恕那个斯密思，尽管他现在在雷士德广场附近做了一个待人温和的医生。

温柔的寡妇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持家抚子，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操心，渐渐地变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有一两根白发出现在那曾经乌黑的头



发里，一些小小的皱纹也在她漂亮的脑门儿上面露了出来。她经常微笑地看着那岁月留下的痕迹，说道：“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已经是老太婆了。”将来能看到儿子成为一个伟大、著名、显赫的人物就是她全部的希望，在她的眼里，儿子天生就应该是做大人物的。她仔细地收藏着儿子的抄本、图画、作文，经常拿出来让她的亲友们看，好像这些都是脱俗出众的天才手笔。她挑了一些乔治的成绩单拿给都宾小姐，以便通过她转给乔治的姑妈奥斯本小姐看；然后通过奥斯本小姐给奥斯本老先生看；那么，或许能让那个老头儿后悔过去对死去的儿子太狠心，太残忍了，渐渐地就会回心转意了。她把丈夫的毛病和弱点忘得一干二净，只知道他不顾一切和自己结了婚，只记得他有尊贵的气度，出众的相貌，在战场上又十分的英勇——光荣地殉国了，出征前的那天早上，他热烈地拥抱了她之后才动身走了。伟大的英雄把一个优秀的儿子留给了她，来安慰她陪伴她，他自己却去了天堂，想来他肯定是往下面微笑着看着儿子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乔治的祖父奥斯本先生还住在勒塞尔广场，在他的安乐椅里坐着，但性情却越来越暴躁，心情也越来越坏。尽管他的女儿有漂亮的马车，尽管她资助了伦敦城里差不多一半的慈善事业，事实上她仅仅是一个受虐待的又孤寂又可怜的老小姐。自从她和侄儿乔杰见过面之后，常常在心里记挂着那个可爱的孩子。她盼望着可以坐在漂亮的马车里到他家去，每天在公园里一个人闲逛时，总是四处张望渴望能够看到他。她那个给银行家做了太太的妹妹有时候也会屈尊到勒塞尔广场的老家来看一看老姐姐。她带着两个病弱的孩子，一个衣着整洁的女用人跟在他后面。她笑嘻嘻地，装模作样地，慢声轻语地说着话，卖弄她那些上层社会里的朋友。她说她的小弗莱特立克和克劳特·劳莱波泊勋爵长得特别像，还说到有一次他们坐着马车经过罗汉浦顿的时候，一位男爵夫人对她那漂亮的玛丽亚非常关注。她一再怂恿姐姐请求爸爸松开手在她的孩子们身上花点儿钱。她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叫弗莱特立克进禁卫军；现在白洛克先生在花钱方面非常节俭，想省些钱来买田地；弗莱特立克是长子，以后或许能得到自己家里的产业，但是她那宝贝的女儿还前途未卜呢。

她一再说：“亲爱的，我想求你帮帮她，因为我的一份财产爸爸肯定会交给我们当家的来管。亲爱的萝达·墨默尔曾经说过，等可怜的亲爱的卡色托第勋爵大限一到（他一直害羊癫风），她就打算清算卡色托第的所有产业，那她的儿子麦克德芙·墨默尔将来顺理成章就是卡色托第子爵啦。两位明新街的白勒迪叶先生都计划着由法尼·白勒迪叶的儿子来继承他们的产业。不管

怎么说我那宝贝儿弗莱特立克也要算自己家的继承人才成。还有——还有，求你让爸爸把钱存到朗白街我们的银行里去，行吗？亲爱的？他把钱全存在思登比和罗迪的银行，无论怎么说我们脸上也不好看。”她费了半天的口舌，一半是自我夸耀，一半是为自己的利益作谋划。被她亲吻一下就好像碰到了蛤蜊肉一样。话说完了，吻也吻了，于是她就带着她那两个身穿笔挺衣服的孩子，一路佯笑着上了马车。

这位上层社会风流人物越频繁地回家，情况就越不妙。她父亲越来越多地把钱存到思登比和罗迪银行里去，玛丽亚的贵妇人架子也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住在白朗浦顿小屋里的那个可怜的寡妇把她的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还没有想到有人要算计她。

那天晚上，当吉恩·奥斯本对她的父亲说她已经见到了他的孙子，虽然老头儿没有作出回答，不过也没有生气。睡觉时，他声音相当温和地向女儿道了晚安。他肯定仔细地考虑过她说的话了，而且他也肯定打听过她到都宾家做客的情况；过了大约两个星期，他突然询问她经常戴着法国表和金链子到哪里去了。

她心惊胆战地回答：“那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表。”

老头儿说道：“到铺子里去定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如果你愿意买个更好一些的也随你的便。”然后他又陷入了沉默。

两位都宾小姐最近已经对艾米丽亚说过好几回了，求她允许乔杰去她们家玩。她们说他很讨他的姑妈的喜欢，而且他的爷爷也有可能愿意把这个孙子重新接回去呢。当然，艾米丽亚怎么会拒绝对乔治那么有利的机会呢？

当然艾米丽亚不能拒绝。但是尽管她听从了她们的建议，心情却非常沉重，充满了担忧。孩子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总是心神不宁，一直到孩子回到家她才感觉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很多玩具和钱，这让他的妈妈觉得又妒忌又着急，询问他是否看到过什么男人？他说：“我只看到了威廉老爵士，他带着我一起坐四个轮子的马车。还有都宾先生。那天下午他是骑着一匹漂亮的栗色马儿回来的。他穿着绿外套，还打了一条粉红的领带，手里拿着金头的鞭子。他许诺说带我去看伦敦的钟楼，还说让我和他一起带着那些色雷猎狗去打猎呢。”最后，他说：“那里还有一位长着浓眉的老先生，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帽子，还有一条金链子挂在脖子上，那链子很粗呢，下面还有一嘟噜印戳子。”那一天碰巧乔治被马车夫放在小灰马身上，绕着草地学骑马，这个时候老头儿就来了。晚上乔治向他妈妈报告说：“他总是看着我，而且他身上颤抖得厉害。吃过饭以后，我背了一段《我的名字叫诺

佛尔》的诗，我姑妈就哭了起来。她总是哭。”

听了这些话之后，爱米丽亚明白孩子已经见过祖父了。她天天兴奋地等待着他们提出建议，她非常确信他们一定会有什么提议的。事实上，几天之后，她所等待的那个提议果然来了，奥斯本先生正式提出把孙子领回家养的建议，而且愿意把他父亲名下的那一份额财产转给他来继承。他还同意给乔治·奥斯本太太提供充足的生活费用。听说乔治·奥斯本太太有再嫁的想法，如果她想结婚，他仍然会照付给她生活费。但是孩子必须和祖父一起住在勒塞尔广场或者是由奥斯本先生指定的地方，有时候到奥斯本太太的家来看看她也是可以的。奥斯本派人送来这封信并读给她听。那一天凑巧她的母亲出门去了，她的父亲像往常一样到市中心办公去了。

一生中她很少会发脾气，顶多也就是两三次吧，但是偏偏她这一回发脾气被奥斯本先生的律师偶然看到了。那位波先生刚刚把送来的信读完，把它递给爱米丽亚。她立即就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全身颤抖着把信纸拿过来一下子就撕了个粉碎，并把它踩在了脚下。“‘我再婚！我为了钱去卖孩子！谁敢拿这种事来侮辱我！你去对奥斯本先生说，告诉他这真是一封卑鄙的信，的确是太卑鄙，回信我也不想写。再见了先生’。她把这些话说完之后，就鞠躬把我送了出来，看上去像悲剧里的皇后的样子呢。”那个律师就是这样对奥斯本说的。

她的父母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一天她的精神不大对劲，她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对他们说那段经历。两位老人都是只对自己的那件事情感兴趣，现在那个老太太也糊里糊涂的，她在自己的事情上用尽了全部精力。她的父亲，那位老先生总是喜欢涉足一些投机买卖。我们看到了他经营煤公司和酒公司都没有成功，但是他并不死心，经常在市中心焦急不安地到处巡游，思虑着其他方案。有一天，尽管克拉浦先生尽力阻拦，他还是下定决心要投资一项全新的生意，事实上他并没有对克拉浦先生说事情全部的真实情况，只有他自己清楚他在这条路上陷进去有多深。而且赛特笠先生有一句格言那就是银钱出入的事绝对不与妇人女子谈，因此家人一点都没有发觉他们不久就要面临的灾难，一直到那个不幸的老头儿不得不招供所有的实情。

他们这一家的账目总是每周结一次的，现在突然付不了欠款。赛特笠先生带着一副愁眉不展的神情对妻子说印度的汇款没有到。因为那个可怜的老太太总是按时付账，所以她不得不去各家铺子里请求延期付款，有一两家铺子因为没有拿到钱而对她发脾气，而事实上他们对不按期付款的其他顾客的这种行为却已经习以为常了。幸亏爱米的一份钱她总是很爽快地就拿出来了，

对家里的账目她从来就不过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子凭着一半的口粮勉强过日子，半年过去了还算平平安安，赛特笠老头儿仍然在盼望他的股票能够上涨，所有的事情都恢复顺利。

然而过了半年，并没有六十镑钱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困境之中。赛特笠太太变得总是一副柔柔弱弱、颤颤巍巍的样子，她总是沉默着，经常躲在厨房里对着克拉浦太太抹眼泪。卖肉的对她总是粗鲁无礼，菜蔬铺的老板也是同样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小乔杰有一两次抱怨说饭不好吃。爱米丽亚自己可以满足于拿一片面包当一餐饭，但是她感到那样就太委屈孩子了，所以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她从自己的那一份钱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买东西吃。

最后，老两口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爱米丽亚。处在特别窘迫的情况下的人总是这样子。有一天，爱米丽亚收到了自己的钱，她就打算拿出自己应该贴补给父母的那一部分钱。她自己平常的花费她都记着账，这一次她想取出股息的一部分，因为她已经给乔杰定制了一套新衣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母亲开口了，把乔斯的汇款没有到这件事对她说了，而且告诉她说家里的处境非常困难，还说爹娘的苦处爱米以前就应该看出来的，但是她从来不关心任何事情，也不关心任何人，除了乔杰。听了这番话，她把桌子上的所有钱都往母亲面前一推，没有说一句话，回到自己的房间差不多把泪都哭干了。那一天她只得到铺子里退掉了那件衣服，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她满心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让孩子穿上新衣服，已经和她的一个做裁缝的女朋友，商量了好几次了，讨论着怎样裁剪，做成什么式样。

委婉地告诉乔杰这件事成了最让人为难的事情。听了之后乔杰大吵大闹；他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穿新衣服。而他不是要让人笑话他吗？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有新衣服穿，这是妈妈早就答应过他的。可怜的寡妇无可奈何地吻着儿子，一面补旧衣服一面抹眼泪。她翻弄着自己的几件首饰，想找点可以换钱买新衣服的。她还有一块印度细羊毛的披肩，是都宾送给她的。她记得过去母亲带着她去过勒特该脱山一家漂亮的印度铺子，发现这些货物经常被太太小姐们在那里买进或卖出。一想到可以走这条路，她高兴得脸上泛着红光，眼睛也发光。早上乔杰去学校的时候，她亲吻他，看着他离开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孩子感到她脸上的喜悦一定预示着有好消息。

她用一条大手帕把披肩包在里面（这手帕是慷慨的少佐送给她的另一件礼物），在斗篷下面把它藏起来，脸红红地慌忙地走向勒特该脱山。一路上，

她匆忙地沿着公园的围墙走，要穿过街道的时候，她干脆就跑起来了，这使很多人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忍不住扭头不停地看她那红彤彤的漂亮的脸。她在心里正计划着用披肩换来的钱到底应该买些什么好。新衣服当然要买，除此之外儿子盼望得到的故事书也得买一套，还要把他下半年的学费交了，用剩余的钱给父亲买一件大衣，免得他总是穿着那件旧外套。她并没有估计错少佐的礼物。那件精美轻软的披肩，使她从铺子里得到了二十个基尼，并且那里面的人还占了她一个很大的便宜。

她带着吃惊而又有些迷惑的神情，匆匆忙忙跑到圣保罗教堂一带的大登商店，买了一本名为《父母的帮手》的书，还有一套《三福和麦登》，那是乔杰最想要的一套书。在那里就坐上了公共马车，一路把包裹捧在怀里回到了家，心里非常得意。在故事书的空白页上她非常整齐地写着“亲爱的母亲赠给乔治·奥斯本的圣诞礼物”。直到现在，这本书还保存得很完整，而且那笔迹娟秀的题存也还是原来的样子。

她手里面捧着那些书走出自己的房间，想把它们放在乔治的书桌上，当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一看到它们准会高兴得很呢，但是偏偏在这时候她与母亲在过道里面碰面了。看到那七本漂亮的金边小书，母亲问道：“这些是什么？”

爱米丽亚回答说：“几本故事书，是给乔杰的，我——我很久以前就许诺要在圣诞节给他的。”

“故事书！”老太太马上愤怒地叫起来：“故事书！全家还缺少面包吃呢，你竟然还有钱买书！为了让你和你的儿子过得舒适一些，为了不至于让你亲爱的爸爸坐监牢，我把自己的首饰和常披的印度羊毛披肩都卖完了。甚至连匙子都卖了。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不让那些做买卖的欺负咱们，为了付克拉浦先生的房租——那是他应该得到的，他不是一个欺诈人的房东，他是一个对人有礼貌的人，而且他自己也得养活他的孩子。唉，爱米丽亚！你真是把我气得心都碎了，都是你的那些书，还有你的那个儿子。你把孩子宠成什么样子啦，你死活拉住他不肯放手。唉，爱米丽亚！但愿你的运气比我好，上帝会赏给你一个孝顺的儿子。现在你父亲的年纪大了，乔斯却对他不管不问。但是乔杰呢，有的是人想要照顾他，有的是人让他有钱花。像大少爷似的去上学，有金链子和金表挂在脖子上。但是我亲爱的老伴儿，可怜他连一个先——先令都没有。”赛特笠太太说到最后，越来越伤心，竟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充满了整个房子，她们母女两人的对话被克拉浦家的几个女人听了个清清楚楚。

“唉，妈妈，妈妈！”可怜的爱米丽亚哭着说：“过去你什么都不曾对我说过呀。我——很早就允诺给他买这些书的。我——我也仅仅是在今天早上把披肩卖了的。把钱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吧。”她的手颤抖着拿出她所有的小银圆大金榜——她宝贵的金榜——把它们全都塞到母亲的手里，手里放不下了，又掉在了地上，滚到楼梯底下去了。

然后她走进自己的屋里，绝望而极其痛苦地倒在椅子上。如今她看清了所有的一切。她正在那么自私地牺牲着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她，乔杰就会很富有，有身份，得到很好的教育，得到与他爸爸当年一样的地位。过去也是因为她的缘故，乔治才放弃了这一切，她只要说一句话，她的父亲就不用发什么愁了，孩子立即就会变得富有。这一切让温柔的爱米丽亚确信自己是有罪的，为此而饱受伤害。

第四十七章 岗脱大厦

所有的人都知道斯丹恩勋爵伦敦的府第在岗脱广场。从大岗脱街穿过去就到了岗脱广场；过去毕脱·克劳莱老爵士还在世时，曾经带着利蓓加去过那里。广场中间有个小花园，在栅栏旁边有许多黑黝黝的树，再往里看，能够发现一些脸色青白的小学生被几个可怜兮兮的女教师领着在那里到处闲逛，围绕着中间那片荒凉的草坪散步。岗脱勋爵的塑像就挺立在草坪中央，头上戴着假发，三根小辫子梳在后面，身上穿的衣服却和罗马皇帝极其相似；那是一位曾经在明登打过仗的勋爵。广场的一半差不多都被岗脱大厦占去了。剩下的三面全是些黑糊糊又高又大的房子，看上去像是独居的太太们生活的地方。石头做的窗框，有的在上面刻着淡红的花纹，全是些又窄又不舒适的窗户。现在很少能从这些房子里看到灯光，好客的风气好像已经不再是一种时尚，再也看不到穿花边号衣的听差和举着火把送客的小童儿了。

直到现在台阶上面的几盏大灯旁边还有一些用来熄灭火把的空铁盘儿。有些铜牌子现在在广场里也可以看到。有几块是医生的，有一块是笛特尔塞克斯郡银行西区分行的，还有一块上面刻着英国与欧洲统一教会，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牌子。整个广场看起来非常凄凉，斯丹恩勋爵的豪宅也和其他人家的宅子一样看起来没有一点生气。我只看见在宅子前面有高耸的围墙和大铁门上生了锈的锁，他家那个年老的守门人常常从大铁门后面四处张望，一张又红又肥的脸，总是带着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阁楼和卧房的窗户都打开着，还有很多现在并不怎么冒烟的烟囱。现在的斯丹恩勋爵觉得岗脱广场太寂寞，宁愿到意大利的那波里去居住，在那儿观看加波立和维苏维斯的风光。

沿着新岗脱街走大约一百多步，在岗脱皇家马房的位置，有一扇一点也不惹人注意的后门，看起来和其他马房的门几乎一样，但是，有许多门窗紧闭的小马车，常常停在那个门口。这些是汤姆·伊芙斯告诉我的，这里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我还曾经被他带着到那里去看过。他说：“亲王和波迪泰经

常从这扇门里进进出出。玛丽安·克拉克和某公爵也来过这里。这扇小门通向斯丹恩勋爵有名的私室。里面有一间拿象牙和白软缎装饰的房间，还有一间摆设着乌木家具，装饰着黑丝绒的窗帘幔子等，还有一间饭厅看起来非常小，但是那里面所有的摆设都来自庞贝古城中挖掘出来的沙勒斯脱宅子。墙上的壁画出自考思威之手。他有一间小厨房，里面的煎锅是银的，烤肉的叉子是金的。上流人物奥莱昂与斯丹恩侯爵一起与翁白勒地方的某个了不起的人物赌钱，从他那里赢得了十万镑；当天晚上，就是在那间厨房里面，奥莱昂公爵烤了野鸡。发动法国大革命花掉了这笔钱的一半，用来买岗脱家侯爵的封号和勋章又花掉了一半。剩下的——”汤姆·伊芙斯是什么都打听的人，他非常清楚剩下款子里面每一个先令的用处，而且还有一肚子故事，想讲给你听，但是本文的范围不包括这些内容。

除去伦敦的公馆，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各地侯爵都有自己的古堡和府邸。在旅行指南里能够找到有关它们的详细记载。他有个强弩堡在夏能海岸，还附带一个树林子。也有一个岗脱堡在威尔斯南部加马登郡，第二年就是在那里俘虏了英王理查。在姚克郡有岗脱莱大厦，听别人讲里面有两百个供客人吃早饭的银茶壶，其他奢侈品也和这些不相上下。在汉泊郡还有个静流别墅，在他所有的住宅里面是最简陋的。侯爵去世以后，有一位著名的拍卖专家当众拍卖别墅里的家具及其他东西，估计大家还没有忘记那些东西是怎样的讲究；现在那个拍卖专家也已经不在人世了。

斯丹恩侯爵夫人的姓氏是开厄里昂。她出生于名门望族，是古老家族卡默洛侯爵的一支。他们家的祖先的血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鲁脱王到达英伦三岛之前。古赛尔脱族的教主是他们的第一个祖先，后来成了天主教的信徒，侯爵的家人世代相传，没有再改变过信仰。所有他们家的大儿子都有“潘特拉根”的封号。男孩子都是以亚瑟、厄托、加拉多克命名，这是老规矩，从古时就传下来的。这些人中有很多在历史上参加过皇室阴谋并因此而丧命。曾经有一个名叫亚瑟的就被伊丽莎白女王给斩了，因为他不仅做腓力普和玛丽的侍从，而且还在苏格兰女王和她那姓古依斯的舅舅们之间传送密信。这家的子弟中曾经有一个做过伟大的古依斯公爵的手下，在著名的圣巴塞罗缪阴谋中曾大显身手。

卡默洛一家人在玛丽女王被监禁的那段时间里，曾经秘密地为她做过事。然后英国和西班牙在海上争夺霸权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曾让他们出钱装配舰队，而且又因为他们不但不肯信仰国教，还私藏神职人员，有很多不轨行为，所以他们的财产时常会被没收或是被迫交出罚金，所以他们就变穷了。当詹

姆士掌权的时候，他们家竟然出现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在那个国王兼神学家的教唆下，改变信仰开始信奉新教。他这一改变，居然使家里又恢复了一些元气。而后到却尔士一世登基的时候，当时的卡默洛子爵又恢复原来的信仰继续信奉天主教，并且自那个时候起，他们又开始为他们的信仰进行斗争并且赔了不少钱。只要有一个斯丢亚的信徒带头煽动叛乱，他们就会跟着干。

玛丽·开厄里昂被寄养在巴黎的一个女修道院里。法国储君的妃子玛丽·安东尼就是她的教母。当她最年轻也最漂亮的时候，嫁给了——也有一种说法是卖给了——岗脱勋爵。那个时候他正待在巴黎，当时是腓力普·奥莱昂家的一个客人，他从小姐的哥哥那里赢了几笔数目很大的款子。岗脱伯爵和灰衣火枪营的特·拉·马希伯爵（他小的时候在宫里给皇后做侍者，皇后对他一直非常宠爱）之间进行了一次众人皆知的决斗，听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争夺漂亮的玛丽·开厄里昂小姐。

当伯爵还躺在床上疗伤时，她就嫁给了岗脱伯爵。结婚以后她就在岗脱大厦居住，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出入于威尔斯亲王壮丽的宫廷。福克斯专门为她干杯。莫里斯和谢立丹曾经写过颂扬她的诗。莫姆士白菜对她鞠躬时总是以优雅的姿态。华尔泊尔夸赞她很迷人。德芬郡公爵夫人几乎对她有些妒忌了。但是她对这种疯狂的寻欢作乐的生活总感到畏惧，她的两个儿子出生以后，她就虔诚地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心念经修行。毫无疑问，斯丹恩勋爵是一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他一直就喜欢过那种寻欢作乐的日子，现在这位少奶奶却是一个沉默寡言，整天畏畏缩缩的人，而且又迷信，总是一副忧郁的样子，这也就难怪夫妇两个弄不到一块了。

以前我们已经说起过汤姆·伊芙斯（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充任什么角色，但是对所有伦敦的大人物都非常熟悉，而且知道每一个家庭的秘密和新闻）——前面还提到了斯丹恩夫人很多其他的事情，汤姆·伊芙斯说他知道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当然了，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了。汤姆常说：“在她自己的家里，这位太太所受到的委屈讲起来能把人气死。在斯丹恩勋爵的逼迫下她不得不与那些不正经的女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以我的观点，宁愿去死我也不会允许老婆与她们那样的人结交。像克拉根白菜太太，契本纳姆太太，还有那法国秘书的老婆克吕希加茜太太，总之，只要是他的情妇，侯爵夫人就必须接待。（只要有巴结这几位太太的机会，就是让汤姆·伊芙斯杀了自己的老婆做祭献他也会心甘情愿的；他会因为她们对他哈哈腰，或者邀请他去吃一顿饭，而感到特别的兴奋）”

“你想象一下，假如一个女人她自己的家族象波朋王族一样尊贵，在他们

的眼里，斯丹恩家的人顶多有资格去做个用人，也就是一个暴发户而已。说白了，斯丹恩他们并不能算岗脱家的正宗，他们是地位并不显要的一支，而且来历不明。让我来问问你，”（请读者记住，一直是汤姆·伊芙斯在说话，）“斯丹恩侯爵夫人可以说在全英国都算得上最尊贵的妇人，假如没有特殊的话，她为什么要那样对丈夫百依百顺呢？哼！让我说给你听吧，还有一个秘密呢。大革命以后有很多法国人逃到了英国！其中有一个特·拉·马希神甫，他曾与比以赛和丁德尼亚一起卷入了居贝龙事件，他原来就是那个灰衣火枪营的上校，曾经在一七八六年和斯丹恩进行决斗。他刚到英国的时候，斯丹恩侯爵夫人就与他见面了。在这位既是神甫又是上校的特·拉·马希在白立脱内被枪毙以后，斯丹恩夫人才变得极其虔诚，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每天她都要到她的神甫那里去，每一天早晨她都要去西班牙广场参加那里的仪式，我对她还曾经进行过监视呢——我说的是我碰巧经过那儿，就碰到了她。她做过的事情中肯定有一些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人们不会那样的伤心，除非她做过什么亏心事，”汤姆·伊芙斯带着一副意味深长的神情，摇着头继续说道：“你看着吧，假如她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侯爵的手里面，她也就不会那样温顺了。”

所以，如果伊芙斯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很显然这位夫人尽管有着很高的地位，私底下却不得不忍受许多侮辱的行为。在她那平静的外表下面，却掩藏着很多的伤心事。让我们看看，又有谁能保证那些有权势而又富有的大人物不是天天处在痛苦之中呢？我们没有地位的人倒可以通过这样的想法来给自己一些安慰。大莫克利斯有软缎的靠枕垫在背后，总是用金盘子金杯子来吃饭，但是，也总是有一把剑挂在他的头顶上面呢，比方那索债的地保，或是遗传的恶疾，或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从绣花的帐子里面不时地露出这把剑来，那该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的事呀。总有那么一天它会掉下来，偏偏正中要害。

按照伊芙斯先生的看法，还有一条，穷人比大人物要放心些。假如你有很少的家产，或是连半点产业也没有，那样的话家人父子之间的感情一定很和睦。然而，像斯丹恩这样有权势的王公贵族的家就完全不一样了，儿子一心想着自己来掌权，只觉得父亲在那个位子上待得太久，怎么会不生气呢？伊芙斯老头儿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道：“我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会有错的，在王室，父亲和长子相互之间往往会有很深的憎恶感。太子或者成为父亲的反对派，或者想在他之后霸占那个位子。亲爱的先生，莎士比亚是最了解这个世界的，当他描写海尔王子试戴父亲的王冠时，他就为我们生动逼真地描写了

储君的心理活动。(岗脱一家非得说他们和海尔王子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其实他们和岗脱的约翰根本没有一点关系,就像他和你一样)如果你可以继承公爵的地位,并且每一天都可以收入一千镑,这样的一份富贵你就不急于得到吗?既然当年自己都觉得父亲碍事,那些大人物没有猜不出儿子的心里面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以他们中间也就没有一个不怀疑忌恨的。”

“然后我们再说说长子是怎么对待弟弟们的。亲爱的先生,你应该知道的,在每一个长兄的眼里,他下面的兄弟是自己天生的敌人,因为他认为他们一起分享了那本来应该属于他一个人的钱,所以就非常怨恨他的弟弟们。我听到巴杰齐勋爵的大儿子乔治·麦克脱克经常这样说,假如他继承了爵位以后能够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话,他肯定会像土耳其苏丹那样,马上砍下弟弟们的头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十分清晰地处理庄地上的纠葛。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一样的,哪一个人的心都毒辣得很,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知道得清楚得很呢。”说到这里,有个大人物偶然从这里走过,汤姆·伊芙斯的帽子就会特别快地从头上拿下来,他会冲过去对他又鞠躬又咧嘴,很明显,他们都会这一套处世手段,他把自己的每一个先令的财产都以年金的形式存在银行里,如此一来,没有什么遗产,他也就不必担心侄儿侄女们的预谋了。对于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想能够去他们家蹭一顿美味的饭菜。

侯爵夫人天生温和柔弱,在她与孩子之间有一道残酷的障碍,那就是他们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母亲,满腔的爱意却受到性情柔弱的限制,不能发挥出来,因此这个极其虔诚的女人,就为他们担心害怕,心里面特别忧郁了。这也是他们母子命该如此,注定要有这样一条鸿沟把他们分开,无路可通又不能逾越。她的力量是那样的虚弱,不能伸出手跨越那道鸿沟把儿子从那一边拉过来,尽管她确信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斯丹恩勋爵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个诡辩家。在两个儿子还小的时候,每当吃过晚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他就挑拨他们的教师屈莱尔牧师(他如今是以林的主教)提出宗教上的问题与侯爵夫人的神甫莫耳神甫互相辩论。三个人喝着酒,勋爵便怂恿牛津和圣阿舍尔的代表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他一会儿说:“好哇,拉铁麦!”一会儿说:“不错,罗耀拉!”他对莫耳许诺说假如他愿意改信新教就把主教的位子给他做,又对屈莱尔赌咒发誓说假如他愿意改信旧教,他就想办法为他把红衣主教的位子弄到手,不过他们两个没有一个愿意放弃原来的信仰。尽管他那个热情的母亲希望她喜爱的儿子有一天会顺从她所信奉的真教,重归慈爱的教会的怀抱。但是一个极其悲痛可怕的打击正等

待着这位虔诚的侯爵夫人，仿佛上天要对她婚后不守闺房进行一次判决，让她受到惩罚。

所有看过《缙绅录》的人都清楚，嫁给岗脱勋爵的就是那位尊贵的贝亚爱格思家的白朗茜·铁色尔乌特小姐；她的名字也曾经被我们在这本真实的故事书里提起过。他们夫妇在岗脱大厦侧面的房子里居住，这家的家长喜欢管制全家人，由他一个人来摆布一切。他的大儿子与老婆不能融洽地相处，所以经常就不在家住，他从父亲那里只能得到数量很有限的钱，他为弥补不足，就抵押了将来的遗产，从其他人那里借钱用。侯爵非常清楚他借下的每一笔钱。侯爵去世以后，大家发现他活着的时候买回了很多大儿子盖印的债券，而且明示由小儿子的孩子来使用这份财产。

岗脱勋爵膝下无子，他自己感到非常沮丧，他天生的敌人，也就是他的父亲却在背后吃吃地笑呢。由于他没有孩子，所以不得不叫回那个正在维也纳忙于做外交官和跳华尔兹舞的乔治·岗脱勋爵，为他缔结了一门婚事，也就是与第一代海尔维林男爵约翰·约翰士的独生女儿琼恩小姐结婚。同时男爵又是塞莱特尼特尔街上琼斯、白朗和罗宾逊合营银行的大股东。这对小夫妻后来倒有了几个儿女，但是这些孩子不属于这个故事中的人物。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婚姻是相当幸福美满的。乔治·岗脱勋爵不仅能读，而且文笔也好，能说特别流利的法文，又是欧洲华尔兹的佼佼者。他具备这样的才能，在本国又有依靠，在外交界能爬到最高的位置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的妻子认为以自己的身份，她是有资格出入宫廷的，因此当丈夫在欧洲大陆各城市做外交官的时候，她也经常请客。她自己家的钱是充足的，因此最奢华的场面她也摆得起。外面都说乔治·岗脱将要被政府指派做公使，很多人为此下赌注赌输赢，说他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做大使。突然，又有人传说他行为举止相当怪异。他的上司有一次大摆宴席，到场的全是外交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忽然站起来说鹅肝酱里面放了毒药。还有一次，巴伐利亚的公使斯泼灵卜克·霍亨拉芬伯爵在家举办舞会，他也参加了，头发全都剃掉了，装扮得特别像一个行脚僧。有些人想为他做掩护，称那次舞会是化装舞会，事实上根本不是。大家私下议论说这里面肯定有些奇怪的事情。他的祖父也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家遗传的恶疾。

他的妻子和儿女返回本国以后，就把她们的住处安置在岗脱大厦。乔治勋爵放弃了他在欧洲大陆的职位，在公报上登载了他去巴西的消息。但是人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从来没有自巴西返回，也没有死在那里，也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根本就没到过那里。到处都没有他的踪影，好像他从这个世